

資治通鑑補

(外五種)

六

明嚴衍撰

資治通鑑補

(外五種)

六

[明]嚴衍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八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四起四年七月盡七年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臨賀漢縣屬蒼梧郡以贛水故名唐帶贛州夷簡元懿之元孫也高祖之子上命盡籍憑資產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樸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裴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謫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負國乎正月渭南暴水壞廬舍二百餘戶溺死六百人命府司賑給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後復割其德隸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師道事見貞元初王武俊後李絳等對曰德隸之隸成德為日已久破朱滔敗德隸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竄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憲宗元和四年

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亦無損上又聞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何如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幽東取吳謂劉闢吳闓李錡於反掌故詔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盡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少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聞錡徒以資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嫻之恩謂元日氣日不知君臣順逆之理諫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開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西戎謂吐蕃北狄謂回鹘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閒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憂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憂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變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不足備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撫之必坐待機立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憲宗元和四年

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

真定補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

以明懇款 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眾林邑王改號環王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王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恆冀深

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韓昌朝為係信軍節度使德棣二州觀察

使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初武節命使鎮州令諱王承宗制德棣兩

州歸朝廷武表上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及

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已遁到鎮州朝廷遂不行比及武還事立與

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鎮州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據

所上表除之也論昌朝高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

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

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

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

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垠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

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蓋貞元初

河中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

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

端計必有陰行閑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

今陛下遣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相應還寬之還荒臣恐

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

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垠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

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

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垠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

不問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史補曰拂梯一本又作騰鶴泉在豐

州西受降城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人貢還

國者北三百里百思元以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承恩寵者方得護軍

故軍士日益橫府縣不能治有左神策軍吏李景長安富人錢

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

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

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下京畿非抑

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

京城震慄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使之遣承宗

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

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

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四

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

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

置使則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

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

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

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

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

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甯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度從人之欲

而自損聖明何不思于一時之閒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

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下延英殿度支

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

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考異
承雅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
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切切呂元膺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
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廉承雅傳則上不得已
是九人又平仲時爲諫議大夫非補闕也諫今從實錄
明日削承雅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
驕橫侵害政事議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
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踴躍
爲廉良佛意則毀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
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
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雅將神策兵發長安
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
以從弟署爲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
能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唐憲宗元和四年
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
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留後 是月
以浙西蘇潤常等州旱饑出米二萬石賑給 是歲雲南王尋閣
勸卒子勸龍晟立 田季安聞吐突承雅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
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
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
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
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帥越魏伐
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中謂中
之兵爲秦甲之地
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奪服
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

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
舉涉河鏖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
是上不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
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
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
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陣障遣魏一城魏得持之秦
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長安在魏
西臣言
能承上命角尖言所
不皆臣道於趙有角尖之耗耗者小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
能無意乎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
來是天容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堂陽屬魏縣距
在州西南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
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
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
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
護北疆勿使恢復掛胡憂而得專心于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
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留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
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離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
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
走告于天子曰盧從史鎮潞州
故謂之潞人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
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
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自朱滔以來
燕趙交怨今天子伐
趙君坐坐燕之甲無一人濟易水羞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怨於趙

賊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貽忠義之心而梁私趙之名至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舉出後者誅以徇

賁元初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

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恒州北

面招討會于定州會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

軍官軍也三鎮謂河中河東振武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

夜如平日亦無敢喧嘩者張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率置邏卒曉

後各一日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惶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

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鄺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鄺定

進擒劉闢軍中奪氣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七

稹奏攝之唐制御史分司東都謂之東臺攝收也稹令停務謂罷停務者謂不朝廷

以為不可罰一季俸召種還西京至數水驛十四里有數水驛

縣有數水驛有內侍劉士元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種

傷面上復引種前過貶江陵士曹前過謂稹令河南尹停務上知

翰林學士李絳崔彥言種無罪白居易上言詎元稹勸房式事心

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

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誼誼皆以為種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

獲罪夫士元踞破驛門嚇辱朝官從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

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恐自今以後中使出外暴橫益

甚朝官受辱必無敢言縱被毆打亦吞聲而已又稹為御史多所

舉奏四方藩鎮無不切齒今貶江陵判司即是與鎮帥令其方

便報怨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以德宗不信遂與李

錡錡掘陷道左生瘞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

心今若令藩鎮害種恐自今無人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懲忿

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矣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

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

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宗未嘗苦戰

已失大將謂鄺定進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

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新市漢縣名屬

市縣屬魏州武德五年廢州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按

并廢新市為鎮屬九門縣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劉

濟時軍瀛州而攻樂壽樂壽時屬深州在瀛州南六十里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

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

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

何則若你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糧糧

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

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

薄令壯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

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辭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

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卿

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

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

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

思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將

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同鸛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
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
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
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
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爲陛下深憂者二也考異曰白氏集云五月十日進據此
蘇云從史雖接戰與賊勝負未詳則未就緒也此盧從史
月戊戌從史已流離州城五月當爲四月故移于此
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與師從史逗遛不進陰與承宗通謀
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凡行軍各有號以相識別又高勗粟之價以敗度支時吐
承宗總行營兵營郭邦郭邦州昭義巡屬也度支勗粟不能
遠致以給行營就昭義市糴故處從史得高其價以牟利諷朝廷
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
王翊元入奏事裴伯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九 忠義錄

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伯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
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允等款要也 伯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
倨必將爲亂今聞其與承瑞對營視承瑞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
失今不取後雖有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
許之從史性貪承瑞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
昵押甲中承瑞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
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軍中馳詣京師考異曰承瑞傳曰承
瑞從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爲解仍奏昭義節度使
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爲承宗求節制乃誘諸州牙將烏重允謀執
從史送京師今 左右驚亂從史之承瑞耶十餘人諷以詔旨從史
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烏重允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
詔從者實敢違者斯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

境重允承瑞之子聽晟之子也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嘗入
公署吏侍小之不爲致敬聽令鞭之見血晟甚奇之至是從史之
擒皆其謀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王承宗之眾於木刀溝
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樂縣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 上嘉烏重允之功欲即
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允河陽以河陽節度使
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瑞奏已牒重允句當昭義暫後絳上言
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 五州壽州郭州昭義要害
結 魏博一鎮恒一鎮幽 者子我爲要于敵爲害魏博恆幽諸鎮蟠
結一鎮謂之河朔三鎮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邪磁洛人其腹內邪
臨磁其界犬牙相入誠國之寶也安危所繫也緣爲從史所據使朝
廷肝食今幸而得之承瑞復以與重允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
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瑞又以文牒差人爲重
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于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
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
利害更不苦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允
出於列校以承瑞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
與爲伍且謂承瑞誘重允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
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李安叔恭韓宏師道繼有章表陳其
情狀并指承瑞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愾怒
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
謀于絳曰今重允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
不由朝廷 事見二百三十六卷 故敢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允
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允之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 忠義錄

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允之得

河陽已爲羣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允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迹而動乎重允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允獨爲主帥移之宅鎮乃慨歎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允爲河陽節度使元陽爲昭義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驪州司馬 五月乙巳昭義軍三千餘人夜潰奔魏州 劉濟奏拔安平 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那熟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甲子奚寇靈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臘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唐紀五十四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上

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學士之始無承旨承旨元元年上始命鄭絳爲承旨大憲命大憲置丞相之密奏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事對翰林學士月十麻前殿五間北廳五間中隔花 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恩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考異曰舊唐書傳曰吐突承璀召討使諫官上北用兵凡數下言皆人上多聽納雖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居易小子是放散而無慮于朕朕實難耐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不言者蓋欲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 蓬萊池在蓬萊也 由是司空論事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 蓬萊池在蓬萊也 元門即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元武門 謂左右曰李絳

必諫不如且止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 考異曰蘇潛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方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處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入憫帳而不顧天下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劉濟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 唐制布帛六丈加劉濟中書令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爲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曉爲瀛州刺史濟署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

唐紀五十四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上

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索與縋厚者數十人追緝詣行營以張玘兄泉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晨不食渴索飲總因貢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縋行至涿州 涿州南至冀州一百六十里 縋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嶺南監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陵遣除允官裴垕曰於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爲吏部侍郎遂振等自抵罪 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 事見二百一卷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垕曰承璀首倡

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吐突承璀事

言舊言舊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

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

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倖身而玩寇乎

願陛下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開二日上龍

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唐中世以後置內諸司使以宦官為之軍

中世置軍器使貞元四年廢中外相代裴垕得風疾上甚惜之

武庫其器械隸于軍器使武庫其器械隸于軍器使

中使侯問劾于道至於藥膳進退皆令疏置丙寅以太常卿

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

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

許之以左庶子任道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薄

書管鑰授道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

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道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

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道簡道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佐

元奉道簡主軍務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空周時五家為比五

也道簡無以犒士乃設粥飯與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門下經月比為閭閻里中門

府門列戟因將士感之其請道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

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道簡為義武節度使甲午以張茂

昭撥校太尉兼中書金河中憲陽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

右金吾大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

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慎為右衛將軍坐死

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人朝見上奏謂其子有主留事朝廷因

以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會有母卒於長安官利於兵權不時發

喪郭岳觀察使鄒士美遣僚屬託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

問先備藍輿即日遣之甲辰會王綰薨王綰上庚戌以前河中

節度使王鐸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愛鐸厚賂多稱譽之時宰相

李藩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即以

筆塗宰相字卻泰以為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

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矣何暇別作

奏德輿因上奏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為宰相者非

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鐸既無忠勳朝廷

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鐸有吏才工於完聚究

是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謂討王承宗也耗散甚眾鐸到鎮之初

兵不滿三萬人馬不滿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

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鐸平章事李絳

諫曰鐸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上乃

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垕敗以疾辭位庚申罷為兵部尚書

崔瑒在翰林舉李絳崔羣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韋貫之裴度知

制詰擢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迹其餘量材

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垕作相才與時會知

無不為子時朝無倖人百度咸理而再周謹疾以致休謝公論惜

之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還祖考之塋于京兆非茂昭朝

皆葬皆葬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

城門已鎖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真偽雖中

丞亦不可完贍乃懇明日擢爲重職 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
面陳吐突承瑞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
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
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
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爲中書
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
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
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祥元初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 庚申
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二月壬申李
藩罷爲太子詹事 丙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張茂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主 忠 昭 昭

昭墓 己丑忻王造孽 造代宗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
侍郎判本司 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戶部侍郎或
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義餘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
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其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
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白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奏是猶東庫移
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乙巳上問宰相爲
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泰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
明堂圖禁扶人背 事見一百九十 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
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
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三月乙未以河南尹郝士美爲昭義節
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口酒數十斛

潞人困甚士美至悉蠲之出粟錢市物自給又慮從史時日具三
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子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
罷之 戊戌日晡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究耶開辟震數百里
野雉皆雊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 夏四月
戊辰以兵部尚書裴瑒爲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 庚午以刑
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
謩爲代北水運使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
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 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 盧坦曰陛下
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
就黜免上召泰昕還 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皋募董溪 行營謂
州行 坐贓數千緡賈貸其死皋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竝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忠 昭 昭
追遣中使賜死 春州漢合浦郡高京縣地隋爲高京郡之陽春縣
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潭州古長沙郡晉權德輿上言以爲
潭州州府改潭州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權德輿上言以爲
皋謨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誰不懼法然不當已赦而殺之臣
知事已過往不可追咎但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懲
百執不甘心溪晉之子也 庚子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爲鳳翔
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思惟
簡以爲邊將常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啻視小利起事盜恩禁
不得妄入其地 吐蕃界入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增懇田數十萬畝歲歲總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賜振武
節度使阿跌光進姓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泰至隋十有
三代 吉甫所問十三代以秦漢魏晉宋 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
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爲數也

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去爲商賈復爲僧道羅人色役不服田畝者又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料者不下萬員其間有職局軍出名異事同府寺驢廢簪組因循者甚眾況斂財日寡而授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色無人九流安得不難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或有一邑之地虛設郡司一鄉之氓徒分縣職所費至廣所制全輕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白一品以下多少可卸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目兵興後權臣增額諸使月大歷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七 思補樓

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爲相始立限約事見二百二十五卷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事見二百三十三卷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存職廢或領去係存閑劇之閑厚薄頗與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雖給量定以聞按常衮爲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又增又官及畿內官月俸度置手力資課裁給錢左右高上將軍以下又官六雜給一日糧米二日膳三日私馬四日手力五日隨身六日春冬服私馬則有蜀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冬春冬祿則有布絹雜給助生神策大將軍增以州縣官有手力雜計杖而量定之也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 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救復離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都省者尚書省也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爲予復父讎見於

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立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陛下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行于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稱子復讎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八 思補樓

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立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較梁悅杖一百流循州循州古龍川東都四千八百里加東都至京師道里從可知也甲寅吏部奏準救併省內外官計入百八員詔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壞城郭觀察使竇羣發溪洞蠻以治之黔中觀察使領溪洞諸蠻夷諸蠻費溪洞督役太急於是辰溪二州蠻反州開元十三年以沅原蠻相逐復爲巫州大歷五年更名敘州考 羣計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刺史開州今開江縣因縣名冬十月戊寅詔曰邦畿之內百役所叢雖勤恤之令亟行而供億之制猶廣重以經夏災嘆自秋霖澍南畝虧播植之功西成失豐登之望內乏口食外率王徭

豈惟轉輸之虞慮有餒殍之患京兆府每年所配折糶粟二十五萬石宜放與百姓今春所貸義倉粟方屬歲飢容至豐年送納元和五年已前諸色通租並放其外州遭水旱處通計所損便與除破不得檢覆宣武節度使韓宏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人不自保其弟充爲牙將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由是大得士心充不自安又見宏在鎮久不入朝愈自危懼乃請入宿衛宏許之而不卽遣至是因獵近郊單騎歸京師朝廷嘉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愛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爲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爲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在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

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十六宅諸王旣不出閭
考異曰新李古南傳作十宅按
 舊紀自此至唐末皆云十六宅新傳誤也余按開元以來皇子多
 居禁中詔附苑城爲大官分院而處之十王宅中人抑之就夾城
 參天子居於其後增爲十六宅舊史曰開元于安國寺東附苑城
 爲大宅五院而居號十王宅十王謂慶忠棣鄭懷穎永業延濟其
 後盛儀薊靈恆黎大又就封
 入內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
 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十
 二月壬申詔封恩王等六女爲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
 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
考異曰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
 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爲相而承璀詭方盛忌其道陰有毀短帝
 乃出確淮南監軍帥曰拜霖同平章事今賊貨錄出承璀至絳入
 相五十四日傳
 初李吉甫當國經綜政事眾職咸洽引薦賢才頗
 舊云翌日誤也
 有好善之風及自淮南召還非入爲相天下想望風采而多修舊

怨人始疑慳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韓逢迎上意而絳鯁直
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四月辛卯
朔黔州奏疾激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 試太子通事舍人李
涉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醢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
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棄知醢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
實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 武后垂拱四年置順四校共爲
一軍爲于闐堂東方四位主春
配仁色青仁者以辛有爲木以青置置于東有能告善人及勸農
之事者授之銘曰迴恩應南方火位仁穀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
本以丹置置于南有能正諫論時政得失者授之銘曰招諫應西
方金位仁私色白配義義者以鈔決爲本以素置置于西有欲自
陳抑屈者授之銘曰申冤應北方水位上冬色白配智智者謀慮
之本以元置置于北有能告以謀智者授之銘曰通元應以諫議
補給左使于朝堂知縣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止
卽進入其詣光順門進狀者閣門使收而進之 戣聞之上疏極
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戣爰申貶涉峽州司倉 峽州古夷陵地蜀
置宜都郡梁置宜

州後魏改拓州收開拓之義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涉渤之冗
 改曰峽州舊志峽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八十八里
 戮巢父之從子也 辛亥惠昭太子甯薨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
 有直二錢者
 壬辰元和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
 方嬭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
 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
 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
 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
 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
 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
 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

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振武河溢段

東受降城 二月壬辰詔以去秋旱歉賑京畿粟三十萬石及元

和六年春賑貸百姓粟二十四萬石竝放免 三月丙戌上御

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

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

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唐

典烽候所置大率二千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

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邊遠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

杖放烽有一炬兩炬三

炬四炬隨畝多少爲差 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

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 遽爲樂哉上忻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

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

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

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

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

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

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

常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

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

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人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

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

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

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尙德不尙刑豈可捨成

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三

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

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

笑竟日 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爲中書舍人

學士如故上嘉羣識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

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

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乃從之 五月

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

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秦狀皆云水

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可無災而妄

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

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賑救之豈可尙復疑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三

耶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

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雷之曰朕入禁

中所與處分獨官人官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其談爲理之要殊不

知倦也 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佑爲人敦

厚精力尤精吏職雖外示寬和而內實精察然馭戎應變非其所

長也性好學雖位極將相而手不釋卷實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

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穉而伏其博初開元末

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

曰政典頗爲時賢所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具書尋味厥

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

典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掌大爲士君子所稱 秋七月乙亥

立遂王有為太子更名恆

考異曰舊唐書王隱傳曰時吐突承璀忽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

排章義屬禮王欲以或權自樹顯上則謝不惑承璀傳曰八年欲

召承璀還乃罷韓相位承璀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

建議請立禮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有為承璀傳曰憲宗以

禮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禮王不從

據實錄六年十一月承璀誣淮南軍閏十二月惠昭太子薨明年

承璀乃召還而新舊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報承璀蓋惠宗末年

承璀欲廢太子立禮王恆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禮王寬長於恆

耳非惠昭初薨時也

上將立恆命崔羣為寬草讓表羣曰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

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上乃止 新羅王重熙卒遣使冊命其相

金彥昇為新羅王 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

洛州刺史元諒女 元諒奔魏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

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珣之子也少習儒書長通兵法善騎射勇而

有禮承嗣愛重之以為必與吾宗故名之曰興及事季安安淫

賈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三

慮焉甚與數規謀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眾心出為臨清鎮將將

欲殺之與陽為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

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

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

大將軍辭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

李吉甫請與兵討之季終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

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終曰臣竊觀兩河藩

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

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眾心不

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

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

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

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

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曷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

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

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

鄰道所醜粉矣 舊唐書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

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救使賊中知之

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

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

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

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蜀糧金帛皆已有

賈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四

備上顧問絳綰綰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四面發兵二十萬

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綰說無成

功為天下笑 謂吐突承璀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

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

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 考異曰新吉甫傳魏博節度

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希張于

洛陽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按憲

宗竟用李絳之策不用兵而魏 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

復有焚戒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

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將士則數

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

士卒數千人入譟環與而拜請為留後興驚仆於地眾不散久之

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等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
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
餘人遷懷詠於外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帥
魏四世四十九年而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三十五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九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五 起七年十月盡十
一年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
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
可今田悅不具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
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
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三十六

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
言于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言恐其更
不諭上意
也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
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
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
使適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
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
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涕泣士眾無不鼓舞 庚戌更名皇子寬
曰煒察曰煒察曰煒察曰煒察曰煒察曰煒察曰煒察曰煒察曰
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貨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僣僭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胡証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憲宗元和七年

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宰屋僧修者皆避不居鄆蔡恆遣遊客閒說百方興終不聽鄆李師道蔡吳少陽恆王承宗也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宏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田氏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宏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曹州李師道巡屬也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爲右監門衛將軍証河東人也雖工儒業而膂力絕人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上座引觥三醕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飲爲酒令飲不醕者以此擊之眾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杯勺不能盡証欲擊之諸少年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時人稱其俠 李絳奏

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閒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尙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嫌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安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子女及衣冠別第技人京師嚮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慾閒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如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翊日延英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憲宗元和七年

召對上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于朕何以及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故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教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竝已放歸若非卿言朕甯知此過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過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懇論以至五六以開悟爲限 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將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中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又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有命何所益乎請擇所有

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意爲宦者所沮而止是歲東川觀察使潘誠奏魏州武安縣嘉禾生有麟食之麟之來也聖應瑞之光彩不可正視使畫工圖之以獻

元元和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爲相州刺史融與之兄也與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興善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與能自全於猜暴之時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卒不能自晦禍終不免朝廷知其友愛故拜相州不欲其相遠也 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言義爲勃海王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辛未德輿能守本官 辛卯賜

賈洽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四

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宏正 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二年頔入朝兄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爲人屬請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溺中事覺頔帥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退負南牆而立遣人上表閤門以無印引不受唐制凡四方章表皆閤門受而進之頔方請罪既無職印又無內引所以不受 日暮方歸明日復至丁酉頔左授恩王傅仍絕朝謁敏流雷州季友等皆貶官僅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賜死自藍田關南出度秦嶺 正言亦坐誅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偏受方鎮略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群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

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則不奉詔止跪而從之三月丙辰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考異曰實錄在二月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日 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 甲子徵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初高崇文去蜀盡載其軍資金帛幕幕伎樂工巧以行成都幾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以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變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嘗大宴從事楊嗣復素有酒狂以大觥逼元衡飲元衡不飲則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至是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上前情不相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遷附上稱其長者 丙

子大風壞崇陵寢殿鴟尾折門戟六 夏六月大水上以爲陰盈之象辛丑出宮人二百車 秋七月辛酉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時受降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天德故城在東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乾元後徙天德軍于永濟橋宋白續通典作永濟橋其城則隋入同城之舊 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事見二百九

賈洽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五

年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百里可矣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況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虜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率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錄私者並緣公役之名而私使之 聚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